

一批文物建筑即将修缮展新颜——

对话历史,让通城故事永相传

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,近期,我市一批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工程项目启动实施,其中包括张謇墓、静业庵、掌印巷清代住宅(门厅)、倭子坟4处。目前,各项工程设计方案通过审批、项目资金已经落实,今年上半年有望全部进入施工阶段。

深居闹市,文物建筑古朴无言、别有洞天。日前,记者分别走访了上述文物建筑,探访文物生存现状,揭开藏在它们背后的南通历史人文故事。

► 张謇墓



绿树成荫,松柏环抱。昨天上午,位居啬园的张謇墓周围一片郁郁葱葱景象,只见先生铜像伫立墓园正中,手握书卷,气宇轩昂。墓园前偶有游客往来,或款款踱步,或凝眸注视。啬园景区工作人员顾丽告诉记者:“每年清明前后,前来祭拜先生的人很多,有社会团体,也有普通市民,都是自发过来的。”

张謇墓位于啬园核心区,是张謇先生于生前自选的长眠之地,1926年逝世后便埋葬于此,张公子张孝若墓及张氏女眷墓也与其相毗邻。在墓园东南百余米处,建有张氏飨堂、憩厅、花房等附属建筑。“文革”期间园内设施、墓茔、墓阙、先生铜像都曾遭损毁,现在所见,皆是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复建后的模样,并改称为啬园,供市民休闲娱乐使用。

现场,记者看到,墓园现整体外观保持良好,但部分栏杆外立面有石材风化脱落、地面出现裂缝的迹象;飨堂、憩厅等处作为展馆向公众开放,部分墙面也出现霉变,檐柱有龟裂、褪色等问题。“我们只能看到外部的一些风化、损坏,内部问题还是需要专业机构来做检测鉴定。”顾丽告诉记者,今年1月份开始,相关部门已经来做了安全鉴定和4次沉降检测,判断由于墓园周边水系发达,房屋多年未维护、排水系统不完善,存在沉降问题,有墙体开裂、檐柱倾斜等安全风险。

近期,我市即将启动对张謇墓的修缮保护工作,将从大木构架加固、排水系统完善、屋面、地面整修等方面进行,对飨堂、憩厅、花房地基沉降问题进一步监测、灌浆修补,墓茔处地面开裂、墓碑基座局部缺损处封护、补抹,日常也会加强墓园日常性、季节性保养维护。

“张謇墓作为一座纪念性公园,不仅是后人瞻仰和怀念张謇先生的场所,更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希望修缮后的文物建筑,将让整个景区焕发新活力。”景区主管刘莉说。

► 静业庵



13日上午10时许,市区北濠桥东村巷子里来往行人、车辆穿梭不断,寻着西门往里走,一座传统四合院式建筑缓缓映入眼帘。“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静业庵”“南通风筝博物馆”“江苏省博物馆研学基地”,入口两边整齐悬挂的几大招牌高度浓缩了此处的价值所在。

据了解,静业庵属明嘉靖八年(1529)遗构,初为僧人宝峰创建并任主持,俗称宝峰庄,清末改为尼庵。地理位置上,其与老城区隔着北濠河,相对冷落,亦比较幽静,古时城里人要去静业庵,要七拐八弯走很长的路。清道光年间,姜长卿有《竹枝词》记之:宝峰庄庄近北城楼,楼阁参差胜迹留,一水盈盈三里岸,半舟来赏桂花秋。1958年改建为城北五金厂,2010年起为南通风筝博物馆使用。

“我们刚来时,静业庵非常破陋不堪。店面房违章搭建、垃圾胡乱堆放等现象严重,文物保护、博物馆发展一度陷入困境。”南通风筝博物馆馆长徐俊华坦言。10多年里,他前后3次借机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,最终在市区两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,违章场所关停,保证了完整的建筑本体。

“作为南通为数不多的明代建筑,静业庵的保护研究价值有很多。”徐俊华介绍说,原来这里一共前后三进,经历变迁现存大殿、山门等,其中大殿整体构架保存较好,内有3根脊檩上绘有祥云彩绘,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为此,博物馆还专门设灯光照射,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欣赏到500年前的珍贵文物。

数百年风雨飘摇后,静业庵受到了一定的残蚀。屋顶墙壁渗漏、梁柱局部开裂、内外墙受潮风化酥碱、屋面瓦件损坏脱落,这些都亟待修缮。如今,在主管部门的推动下,该处的修缮工作被提上日程,徐俊华打心底里感到欣慰。他表示,环境换新之后,将为市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,打造成为街道、城市里崭新的文化窗口。

► 掌印巷清代住宅



城区西南营作为古时居民社区的建筑遗存,受历代珍视。掌印巷接近其中轴线上,东西贯穿,巷内22号、25号是清代住宅建筑群。宅院采用“一进多堂”式布局,原东侧布置有花园,今二门敞厅保存完好,花园已被改建。

据介绍,敞厅面阔五间,为抬梁式和穿斗式相结合的硬山建筑,前后附以卷棚式长廊。明间瓜柱柱头置斗,下端跨梁雕饰荷叶鸟兽纹,雀替作如意头状,颇具地方特色。二门影壁为方块形磨砖平砌而成,四抹角雕饰花鸟,上方刻制透雕和浮雕四十四幅。这些砖刻画幅,以历史故事和神仙人物为题材,衬以房舍城堡、树木花草、飞禽走兽、云天山水,雕刻精细,形象生动,是南通清代砖雕工艺的珍品,具有较高的文史和艺术价值。

“该住宅是清乾嘉时饶州知府徐兆桂的故居,后产权多次更迭,台湾知府周懋琦曾在此居住。”南通市级机关第一幼儿园副园长陈丹丹介绍说。新中国成立后,周府后人将周府大宅前后四座房屋交于政府,成为机关一园幼儿校舍。

置身文物之上,挖掘文物内涵,园区主动将文物融入课程实施中,让文物在校园里“活”起来。她说,“我们专门设计了班本课程‘巷子里的南通娃’,带领小朋友们参观掌印巷,引导他们了解掌印巷的由来,以及相关人文故事,感受古人的生活方式。”

2021年年底,原来用作幼儿活动室的住宅门厅内部屋面渗漏、墙体歪斜严重,有关部门随即对该处进行围挡拆除,专家鉴定工程按三级进行。

“门厅的位置靠近大街,人流量大,施工难度提升不少。在后面3栋使用功能确定之后,还将对其余部分做整修,是一个渐进式的修缮过程。”市文广旅局文物处处长姜振华表示。

陈丹丹告诉记者,门厅修缮恢复原貌以后,计划将其建设成为包含周府大宅历史、幼儿园建园历史和发展过程的临街史料陈列馆。



► 倭子坟



昨天上午,市区城山路中段,南北道路人来人往,车辆川流不息。路旁东侧,一座高约10米的石驳被道路两侧树木掩映着,过往行人并未因它而停留片刻,只有坡面上嵌刻的“倭子坟”3个大字诉说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历史。

“最早时候,倭子坟是明代为防御倭寇、施放烽火用的烟墩。”文峰街道农社办副主任王建华向记者介绍,“之所以叫倭子坟,据说是明代有500个倭寇从南通登陆侵犯我国,抗倭英雄曹顶带领将士们消灭倭寇后,将他们埋葬这里,取名倭子坟,以此来警示敌人。”1919年,张謇为纪念曹顶抗击倭寇战功,于坡顶修建京观亭。

沿着道路,往坡顶走,“这边石驳已经开裂,靠着路边,有些危险。”王建华指着缝隙处告诉记者,因坡面上长着树,树根爆开后石驳也跟着开裂松动,存在坍塌风险。而通往坡顶的羊肠小道,两侧杂草丛生,枯枝败叶繁杂,路面砖石也凹凸不平,“年纪大点的老人或者小孩走在这里容易摔跤。最担心的是秋冬季节,附近都是居民区,万一有小孩在这儿玩火,很容易引起火灾。”位于顶部的“京观亭”,曾在“文革”中被毁,于1982年重建,四角飞檐的外观结构基本还在,但外观残损严重,木质结构风化、漆皮脱落,檐上瓦片缺失,甚至牌匾也不见踪迹。

基于以上种种问题,倭子坟此次也在修复文物名单之列。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,修缮后的倭子坟将保持原有风貌、不人为添加新元素,外部绿化虽进行修剪,但不同于城市景观,依旧会保有原先野外的荒芜感。“现在很多年轻孩子对于这些古迹的由来已经不了解了,我们也很希望修复之后,更好利用起来,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将这段历史讲给下一辈听。”王建华说。

本报记者 杨镇潇

本报见习记者 朱芸